



唐诗

与女性的研究

俞世芬 著



Tangshi yu nvxing de yanjiu



人 民 出 版 社

唐诗 与女性的研究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诗与女性的研究 / 俞世芬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ISBN 978-7-01-010466-9/

I .①唐… II .①俞… III .①唐诗-妇女文学-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4234 号

唐诗与女性的研究

TANGSHI YU NUXING DE YANJIU

作 者：俞世芬

责任编辑：张秀平

封面设计：徐 晖

人 人 大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地 址：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政 编 码：100706 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 刷 装 订：永恒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13.125

字 数：33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01-010466-9/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序

肖瑞峰

在从我同学的博士生中，俞世芬是唯一由“现代文学”转攻“古代文学”的。中途改换门庭，不仅意味着学术方向和学术空间的转移，而且由于与研究对象的时空距离被骤然拉远，研究视角和研究手段也必须作相应的调整。但这一转型的过程虽然不免带有一丝苦涩，却为时短暂，至少比当时还缺乏足够自信的她自己的估计要短暂。这或许要归因（或曰归功）于她的勤勉与聪慧。

难得的是，她始终保持着这种勤勉的作风。她是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所供职的学校并没有为她减免多少课务。因而她必须在“生”与“师”这两种角色的不断转换中承受双重的负荷。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她必须加倍努力。同样以疲惫而又亢奋的姿态腾挪于两条战线的博士生中，常有因不堪重负而将原本3年的学制延长为4至6年、甚至8年者。而她却在既定的3年时间里如期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与答辩，让我不能不对她刮目相看。从中我又一次感触到了她的拔乎侪类的勤勉，同时也意识到她在追求早已规划好的人生分阶段目标时是全力以赴、从不懈怠的。

世芬博士的勤勉,既表现在勤于披览,更表现在勤于思考。因为硕士阶段较少接受古典文献学方面的严格训练,以史料考辨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或许非其所长。无可否认,从事中国古代文学这一行当的人往往强调文史互证,考论结合。这已是业界所通晓并依循的法则。但由于每一位学人或有着学术背景、学术根基的差异,或有着学术取向、学术门径的区别,在研究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重心的偏移,或侧重于考,或侧重于论。对照传统的标准,这肯定不是理想的学术形态,但因为受制于学养及气性,年轻一代学人在起步阶段通常难以脱离这一学术形态。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来审视,对于学人来说,学术形态及学术方法其实本没有高下或优劣之分,唯适用与否而已。只有在诸多形态、方法中,找到最适合自己扬长避短的形态与方法,才能彰显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有所发明,有所创获。世芬博士即善于扬长避短——她更多地致力于自己所擅长的理论思辨,致力于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和系统考察,致力于借鉴与融合舶来的新方法论,为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提供另一种视角和另一种理路。而这当然不仅要以史料的广泛搜罗和精细考释为依托,而且有赖于对研究对象的独特思考和独特感悟。思考既勤,感悟既深,读世芬博士的文章,便往往能捕捉到思想的火花和思想者的屐痕。本书亦然。

本书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增订而成。“增订”,不唯意味着篇幅的扩充,同时也包含勘误正讹、去伪存真、着彩润色等多层意思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全书论述的内容其实不外乎两方面:一是唐诗塑造的女性;另一是女性创造的唐诗。但作者似乎不屑于作如此庸常的表达。于是,借助现代批评理论的魔杖,她精心熔铸出一个有别于传统思维方式及研究模式的理论框架,并努力赋予它可以自圆其说的逻辑内核,令人在目眩神迷之际,感触

到理性的灵光。这差不多可以用“高揭慧火”来形容了。不过，理性的观照，是与感性的赏析相伴而行的。在宏通的视野和宏大的格局中，充溢着来自敏锐而又细腻的艺术感觉的精彩笔墨，让人折服于作者对文本的独到解读。有些苛刻的读者或许会质疑其逻辑链条上的某一个环节不够严丝合缝，但大概都会认可其飞扬的藻思和灵动的文字。

在唐诗的舞台上，女性一身二任，始终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既是唐诗描摹的客体，也是写作唐诗的主体。两种身份，双重使命，衍生出唐诗与女性间复杂多变的双边关系。透视这种双边关系，需要不断转换视角、调整焦距，而更重要的是，要能既入乎其内，复出乎其外。在我看来，作为一个颇具诗人气质的女性学者，世芬博士入乎其内易，出乎其外难。因为唐代女性诗人的绝世才情和坎坷际遇极易引发身处时代变革中的她“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悲慨，而不自觉地模糊了视线、迷失了标准。但她却并没有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沼。充满爱怜与同情的叙述文字中，包蕴着的是“超然物外”的冷静分析与客观评价。

从这一意义上说，本书既为我们勾勒出由唐诗和女性构成的一个精彩世界，也向我们展示了世芬博士自己的学术世界，尽管后一世界才刚刚掀开一角，还不能尽窥其间的旖旎风光。

目 录

序 肖瑞峰(1)

绪论 女权与女教:唐诗与女性的研究 (1)

上编 唐诗的女性主题与审美

第一章 唐诗女性题材的主题表征与精神指归 (26)

第一节 唐诗女性题材的主题表征 (26)

第二节 唐诗女性主题的精神指归 (61)

第三节 唐代艳情诗的审美判断 (75)

第二章 唐诗女性审美的艺术表达与文化意蕴 (96)

第一节 唐诗女性审美的时代表征 (96)

第二节 唐诗女性审美的文化意蕴 (111)

第三节 唐代女冠诗的审美中和 (125)

中编 唐诗女性命运的整体喻说

第三章 镜子里的记忆:唐诗中的女性与时间 (150)

 第一节 时间的向度 (151)

 第二节 唐诗中的女性时间 (170)

 第三节 唐代思妇诗中的“失时” (187)

第四章 “囚笼”中的感伤:唐诗中的女性与空间 (204)

 第一节 空间的结构 (205)

 第二节 唐诗中的女性空间 (224)

 第三节 唐代宫怨诗中的“被困” (251)

下编 唐代女诗人的主体抒写及边缘境遇

第五章 唐代女诗人的主体抒写 (270)

 第一节 唐代女诗人的主体个性与情感系统 (270)

 第二节 唐代女诗人主体表现的“复调性”特征 (289)

 第三节 唐代女诗人的意象表现与隐喻思维 (306)

第六章 唐代女诗人的边缘境遇 (332)

 第一节 女性的缺席:传统性别文化的深刻影响 (332)

 第二节 唐代女诗人的边缘境遇 (343)

第三节 古今视野中的才女形象辨析： 以鱼玄机为例	(352)
余论 女权与女教：当代中国女性教育思想的 批判与重构	(379)
主要参考文献	(394)
后记 高唐神女的美丽复现：唐诗与女性的研究	(409)

绪 论

女权与女教：唐诗与女性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欧美女权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下，以性别为视角，着力描述与批判文学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女性歧视现象，质疑男权思想影响下的文学不平等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成为女性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由于女性文学与女权主义运动密切相关，西方女权主义的思想便成为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支点。另外，由于中国传统性别文化的潜在持久的影响，女教思想也成为女性文学批评不可回避的一个关键问题。基于此，女权与女教思想构成了女性文学批评的两个理论原点。本书拟以此为切入点，对唐诗与女性的研究进行本质的梳理与探究。

一、女教与女权：唐诗女性批评的两个极端

今天，对于唐代女诗人的研究确实存在着由于目的的功利性而导致的学理上的偏差。毫无疑问，对女诗人的创作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对女诗人作品的全面考察，重新评价和确定女性诗歌在唐诗史乃至古典诗歌史中的地位。由于长期以来女诗人所处的性别劣势，使其无论是在诗史、诗潮的研究还是文学史的撰写上都被置于从属的边缘地带。而今天由于批评、接受和传播的环境

已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于欧美的意在确立女性主体地位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广泛深入持久的传播,使人们容易在研究伊始便怀有为封建时代的女性鸣冤叫屈的目的,因而戴上有色眼镜,在带有对抗心理的前提下进行作品的阅读与批评,使价值重估变成具有颠覆性质的社会道德意义上的文学批判。

这种道德评判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以女诗人的妇道评价代替对其作品艺术品位的评判,从而矮化了女性作家作品的艺术价值与成就。这种出于先验立场的批评方式,实际是将女诗人的贞洁操守放在作品艺术品质的前面,将是否恪守妇道与诗艺的高下画上了等号。

应该承认,中国传统的女教思想作为一种深层的心理积淀和观念形态,一直潜在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与行动。这在唐诗批评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以唐朝最为著名的女诗人薛涛、李冶和鱼玄机的作品所受批评为例,这种批评意识已是根深蒂固由来已久。宋朝的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评价鱼玄机:“妇女从释入道,有司不禁,乱礼法,败风俗之尤者。”¹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中认为李冶:“士有百行,女唯四德。季兰则不然。形气既雄,诗亦荡……。”²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也认为:“鱼最淫荡,诗体亦靡弱。”³直到1916年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30年代谭正璧的《中国女性文学生活》(1984年改名为《中国女性文学史话》),80年代陈文华的《唐代女诗人考略》,这些作品在文学评价的同时,依然沿袭旧说,称呼她们为“倡优”、“倡妓”,批评她们“纵情而愆礼法”、“行止最不检”⁴等。

追究这些类似评价的内在依据,其实是将女诗人的艺术创造置于男权社会的文化体系中,将“妇从贞吉,从一而终也”,(*《易*

传·象下》)“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仪礼·丧服·子夏传》)“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周礼·天官·九嫔》)这些男权社会中女性一切言谈举止所应遵守的至高无上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拿来考察鱼玄机、薛涛、李冶等人的日常生活与艺术活动,以此判定其艺术创作。于是其或是终身未嫁,或是与异性的频繁接触亲密来往的不容于传统强大的男性道德观念的行为举止,自然就累及其作品的接受与传播。

而由此矫枉过正的是,以争取男女平等为宗旨的女权主义,反其道而行之,将以男性为中心的菲勒斯批评作为思想的靶子和批评的目标,把女性界定为价值选择的中心依据。米利特在她著名的《性政治》里说道:

文学作品是表现社会和传播男性对女性统治的最有力的工具,父权社会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是最具有宣传性的,其目的是强化两性身份中的性别因素。⁵

这一论述在揭示男性中心文化的本质特征的同时,确立了另一种偏激的批评姿态:将女性置于男性的对立面,以仇恨与对立的心态将旨在表现女性的内在生命的文学批评理解成为对男性世界的非理性发难和对女性自我的极度张扬。其直接后果是:使旨在把握唐诗女性研究本质的工作,变成以纯粹出于为女性诗人的性别劣势而鸣冤叫屈的非理性诉求。因为如此,女权主义又很容易陷入另一种先验的批评立场:把女诗人创作处境的艰难作为艺术审视的筹码,将女性创作“神化”、人为拔高,而这又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女性的异化。事实上,所谓男权社会中男性与女性的关系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所能包容。男女两性间包含的阳刚与阴柔的概念,作为一种哲学精神和美学范

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各占重要一隅,其相互需要,相生相克的客观属性更是不容置疑。儒教“三从四德”等“尊阳抑阴”的思想观念,与道家崇拜女性的传统一直并行不悖。

具体而言,儒家在“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齐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下,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⁶“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⁷等教义中将阴阳与男女囊括于一个二元对立的结构之中,宣扬了男女的差异和女性卑下与孱弱的性别劣势。道家则肯定了男女的平等,认为“然而无名阴阳男女者,本元气之所始起,阴阳之门户也,人所受命生处,是其本也。生理性别,本阴阳元气,无贵贱之分”。“虽有男女,性无差别”。⁸并且对男女互补衍生的客观属性做了进一步诠释:“道无奇辞,一阴一阳,为其用也。得其治者昌,失其治者乱;得其治者神且明,失其治者道不可行。”⁹“阴阳自少至老,而分为五行。少阳成木,老阳成火。少阴成金,老阴成水。参而和之,而成夫妇”。¹⁰

这两种教义的区别与对立在现实生活中必然会造成极为复杂的现象。所以“中国大部分历史时期中的两性关系的实情,即就总的等级秩序而言,是男尊女卑;但这种尊卑之别是建立在阴阳相济相和的思想基础与社会结构之上的。所以这种尊卑在相当程度上是角色的不同,是风俗礼教使之然,而不是暴力压迫式的”。¹¹这样的判断就显得不无道理且耐人深思了。

由此可见,字正腔圆的道德控诉有悖于真正的文学研究,它的非理性、非科学性除了让女性读者从虚幻的神话中获得一种心理平衡之外,对于揭示女性文学的历史真相实在是于事无补。所以,无论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批评,还是以女性为中心的女权批评,其中渗透的价值意识与权力意志都会损害唐代女性诗歌评论时

“恶而知其善，爱而知其恶”的中立态度与客观姿态。鉴于此，“文学上的女性研究必须扭转自己一直依靠固有的政治和道德标准以立身正名的现状，首先在文学研究上建立属于女性的价值体系，为自己确定总的战略目标”。¹²应该作为此类研究努力的方向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女性诗歌的定义与范畴的模糊，仍是影响女性诗歌研究继续深入的一个重大障碍。检视目前所有的关于唐诗与女性的研究成果，将研究对象完全对应于女诗人的作品，占有相当的比例。在将男女两种性别群体确定为一种完全对立相互排斥的关系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作用下，把男性诗人的作品完全排除出研究视阈，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否定了男女两性相互需要、相互交生的客观现实，而且将女性树立为一种根本不具有实在意义的独立者，也就是将女性抽象为独立的“神”，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与视女性为性的动物的物本化观点殊途同归，都造成了女性主体的异化。这种实际将女性抽象化与虚无化的做法，必然会造成研究论据的单薄与结论的失之公允。所以关于唐诗与女性的研究，必须以男性作为一种参照，将男性的存在状态作为考量女性生存与发展的参照物。换言之，也就是在对女性聚焦时，不能仅仅强调男女的性别身份，更要注意采用一种基于“人”之上的“女性视角与男性视角交融汇聚的人文视角”¹³来观照问题。从而在历史、政治、经济的繁复背景与历史文化的传统中，将女性与诗歌的研究推向深入。

二、从女教到女权：唐诗女性研究的细化

毋庸置疑，唐诗与女性的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将文学史上被淹没与遮蔽的女诗人的作品发掘出来，然后立足作品本身，对其进行社会学、美学等多重视角下的细致缜密的艺术

研究。¹⁴

首先,在还原女诗人创作的历史面貌时,对不同创作类型的两种作家都应该给予同样的重视。一种是作品中充盈着强烈的女性意识,以较为自觉的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来思考人生、社会和历史的作品。这类作品中比较独立的女性表达方式成为批判父权制度、建构女性文学传统的有力佐证,会受到相当的重视。而另一种屈从于强大的文化传统,压抑自我作为女性的主体意识,以父权文化的表述方式呈现自我生存与精神处境的诗歌,往往会被视为男权文化的附属品而遭忽视。

这两种类型的女性主体,实际是从不同角度勾勒与刻画了掩藏在历史外表之下的时代女性的意志、思想和作为,尤其是那种飘忽不定、难以捉摸的情绪、欲望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命运。因此,同样作为唐代女性精神生活与现实存在的艺术概括,两类诗歌都以各自的实践建构与丰富了女性文学的传统。当然,在对女性诗人作品中呈现的生命之思进行细致分析之余,对女诗人如何组织语言表现思想情绪的形式、手段和方法,也就是女诗人独特的文学表达传统与特定的女性美学表达方式也应作为深化女性诗歌艺术阐释的重要内容。唯其如此,女诗人的诗歌创作与文学的源流与演变的复杂关系才能给予揭示,女诗人研究格局的单一化与平面化才会得到本质的解决。

其次,是对男性创作的女性题材或女性主题的诗歌研究。唐代男诗人中,以女性为抒写对象的作品不在少数,情况也比较复杂。粗略地来看,大致有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种,诗人出于对难以正面言说的心事与感触的回避,巧妙模拟女性的情感经验,以柔婉的“变腔”,委婉表达自己的心意。其中众所周知的作品有朱庆馀的《近试上张籍水部(一作闺意献

张水部)》¹⁵：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还有张籍的《酬朱庆馀》：

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是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前者巧借新婚女子娇羞的口吻，以询问夫婿自己的妆饰是否合乎公婆的喜好来探知考官对自己的文章意下如何。后者则以“齐纨未是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明确地打消了前者的疑虑。除此以外，张籍更是以《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一诗闻名于世：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何不相逢未嫁时。

诗人以有夫之妇的口吻，委婉谢绝了权臣李师道的招纳之意，既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又不致激怒对方惹祸上身。

这种以柔情婉思的女性形象为载体表达心志的手法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种传统手段。从《楚辞》开始，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以男女之情喻君臣之谊，以此表达臣下对君主忠贞赤诚的心意。此后，借女子口吻言事发问便演变成一种文人表情达意的手段。以之考察唐代文人诗歌，其中一些宫怨诗就有向皇帝进言抒情的意思。如白居易的《后宫词》和王昌龄的《相和歌辞·长信怨》：

泪湿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

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薰笼坐到明。

——白居易《后宫词》

奉帚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裴回。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王昌龄《相和歌辞·长信怨》

这两首诗就都可以理解为诗人借失宠的宫女形象，向皇帝表明自己怀才不遇的尴尬处境和不幸命运，希望能重获圣眷。

第二种，替下层的劳动女性代言，表现其生活的贫苦，借此揭示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如秦韬玉的《贫女》、来鹄的《蚕妇》以及白居易的《代卖薪女赠诸妓》：

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

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

敢将十指夸偏巧，不把双眉斗画长。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秦韬玉《贫女》

晚夕采桑多苦辛，好花时节不闲身。

若教解爱繁华事，冻杀黄金屋里人。

——来鹄《蚕妇》

乱蓬为鬓布为巾，晚蹋寒山自负薪。

一种钱塘江畔女，著红骑马是何人。

——白居易《代卖薪女赠诸妓》

这些诗歌从一个方面来看，寄予了诗人对下层劳动女性的深